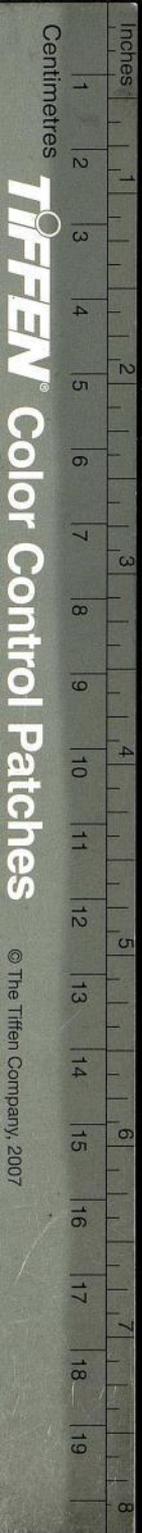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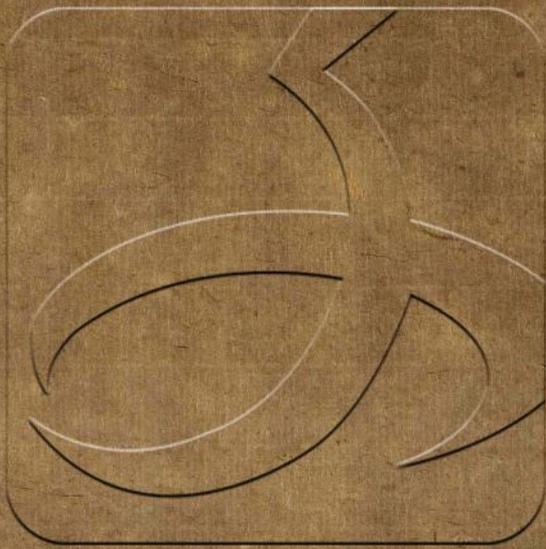


04.199
4437
57



東坡集卷之七

經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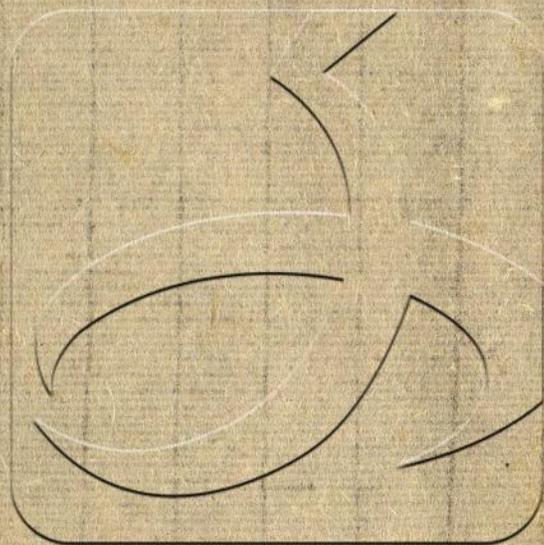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
 在下也其道不効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
 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
 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為言極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
 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

眉



蘇軾東坡氏著



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臯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臯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皇讒說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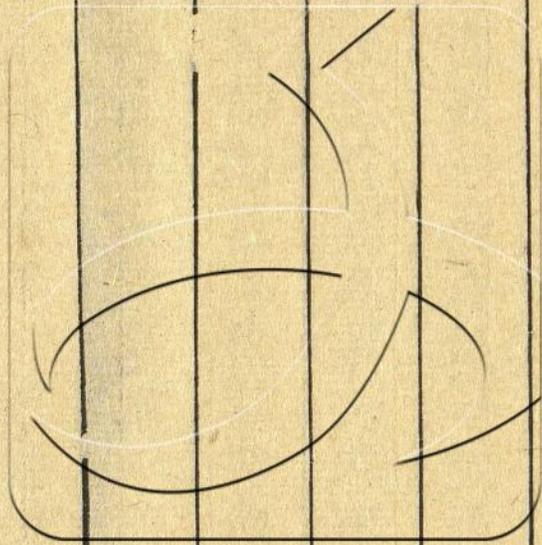
書云朕皇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望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

常也君子苟常之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
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
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
出狂聖之所由入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
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
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
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
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聽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
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

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
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於滄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
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畧近矣故
子張問明孔子旣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
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
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
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疎求國不危
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況不利乎苟出於德矣猶
君子也況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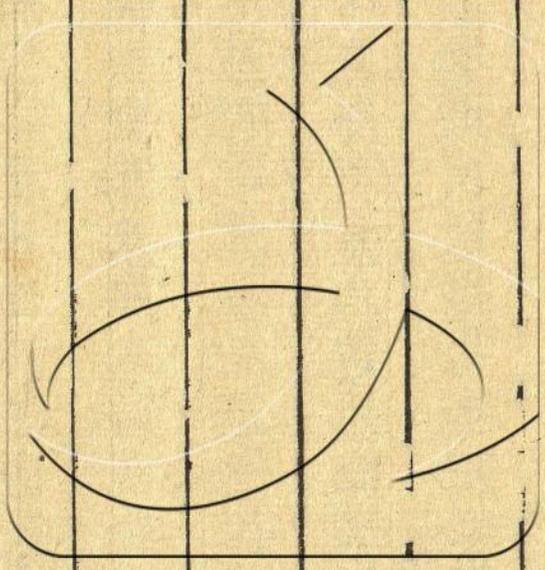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二者疑若相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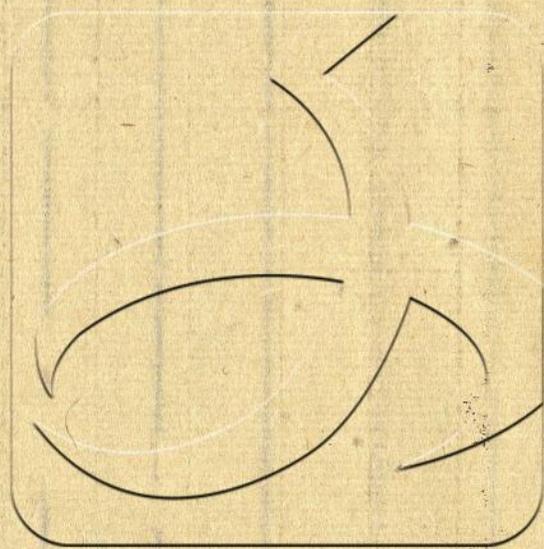
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為夾谷之會曰孔邱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中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皋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

日月堯舜果何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
 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
 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
 而已不有此所以為三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
 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
 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為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
 因以為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為風雨寒暑因星而為節君不
 自為號令賞罰因民而為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
 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滄錢穀邴吉不問鬪傷此所為不
 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
 者也治亂之効亦可以槩見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
 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
 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
 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予且以多才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蒼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
 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
 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

前入成烈以荅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文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 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 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易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稽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 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

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
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
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西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
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
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
之所在也必得我師言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
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
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
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若若繹紬絲者
必求其端究其所終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說命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
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唐虞稽古建宮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醢醢之屬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宮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宮
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宮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

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日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矣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污則與之偕降夫政

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論語義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効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

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
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
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糟李與
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
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
觀過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
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
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不失
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
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
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
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
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

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其養勞費其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以佚道使民勞而

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宥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

已而問物惡其不情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已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為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隕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墮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始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也情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闕居三月而復往見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寶藏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窈冥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之狀以入于精極之淵未有不得夫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以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無知汝神將一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_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干道若是數數歟曰

穀之不爲稗在種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練變化堅氣而凝物也蓋必有方矣然皆不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礙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存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見土

皇者其精王者其神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

南榮趨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誣之則矍然自失我皆喪失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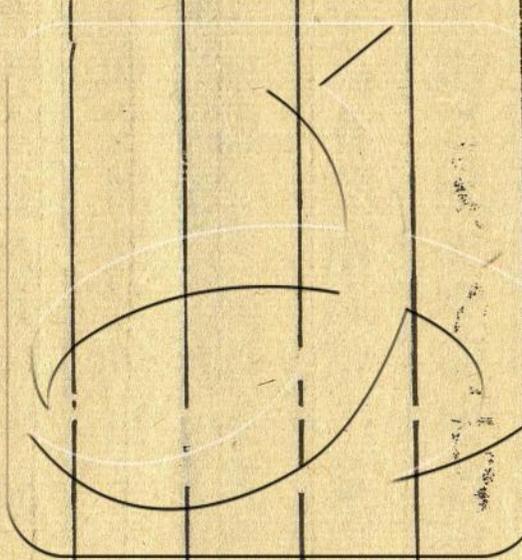
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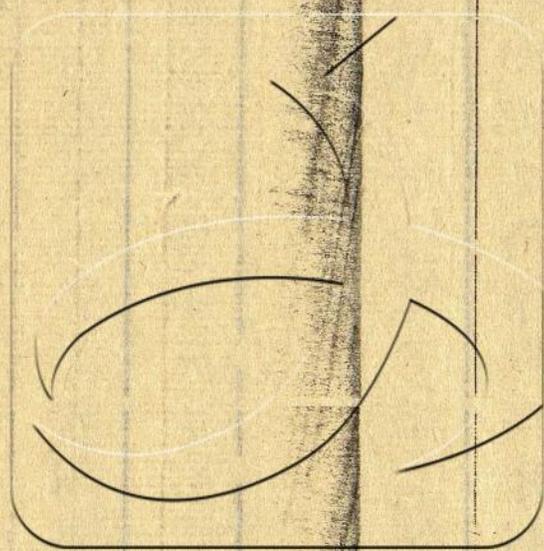
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

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

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雖異吾不知緡之

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也歟





三傳義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邱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

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卜工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金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

東坡集卷十
三
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己件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邱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邱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邱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

邱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克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始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邱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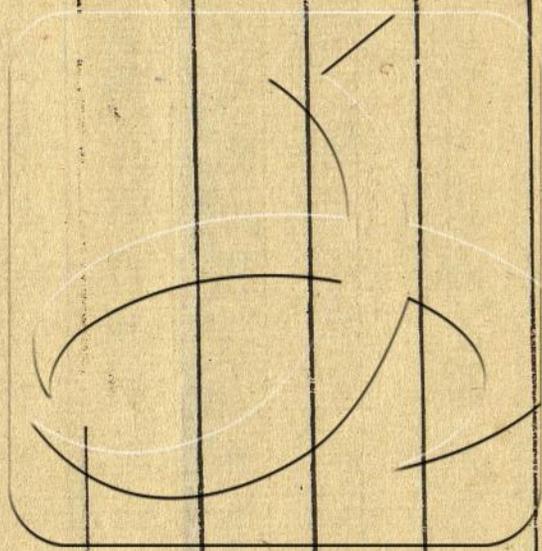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駢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財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駢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鄒取一人謂之夏州春

秋畧而不書以謂駢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
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
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
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
已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
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不郊猶三望是
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
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
告朔猶朝於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也不郊猶三望
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大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得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曰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七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會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邱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邱出之也夫四邱而後爲

旬魯雖重歛安至於四邱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議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日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

東坡集卷十
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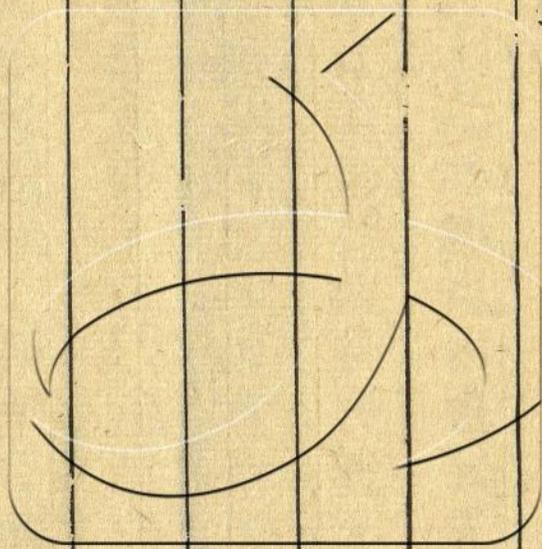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勝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勝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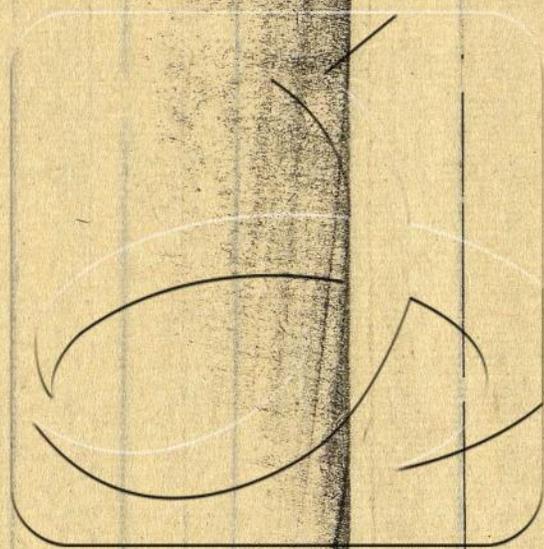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遂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邳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一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於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

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於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以卽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固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爾我公田
 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
 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
 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
 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
 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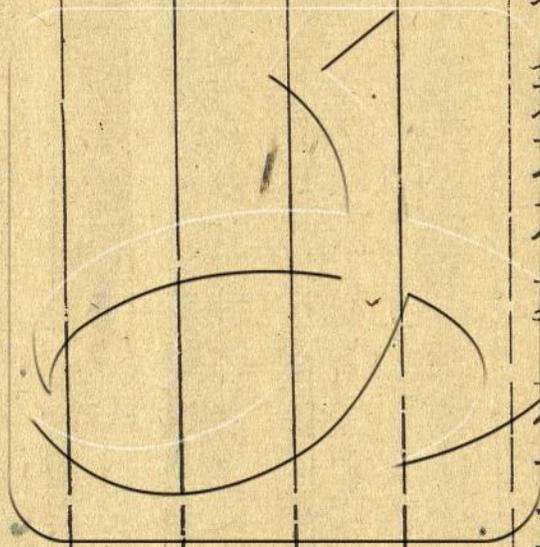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解一篇

易解 十八變而成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巳亥

始於復垢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
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
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
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
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
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
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
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
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
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
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
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
一行之學也



東坡集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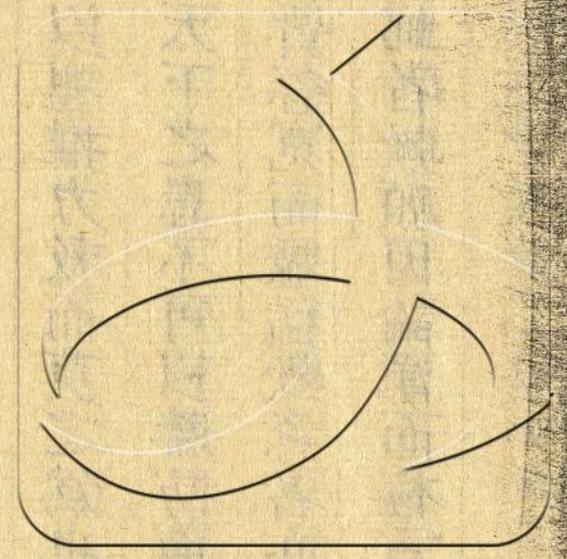
策問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
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
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
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
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
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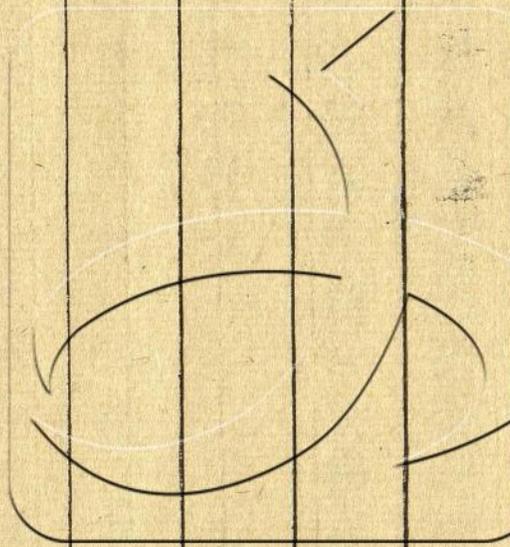
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
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
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
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
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
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
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
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
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
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
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
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
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
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私試策問第二首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
 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
 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
 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
 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
 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
 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
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
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
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
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
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
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
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
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
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私試策問第三首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羗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

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成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羗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邱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讐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私試策問第四首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

東坡集卷八
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
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
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
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
與人接也故使尸殿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
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
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私試策問第五首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
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
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
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
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
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
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
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

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于之

損卦之象

世聖人故為之

問為之為書要以下

味精策問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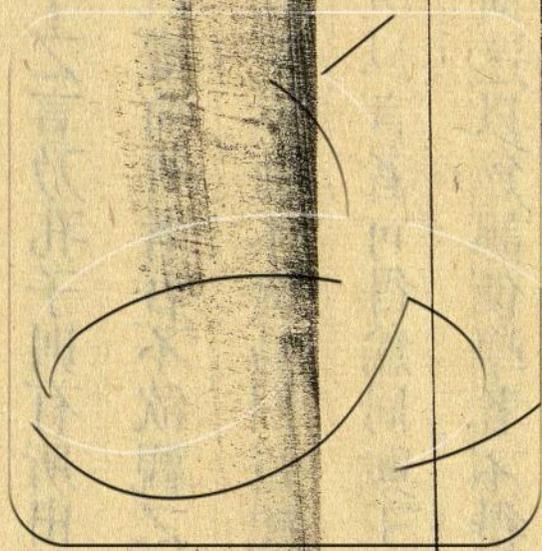
私試策問第六首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設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各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耗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

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
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私試策問第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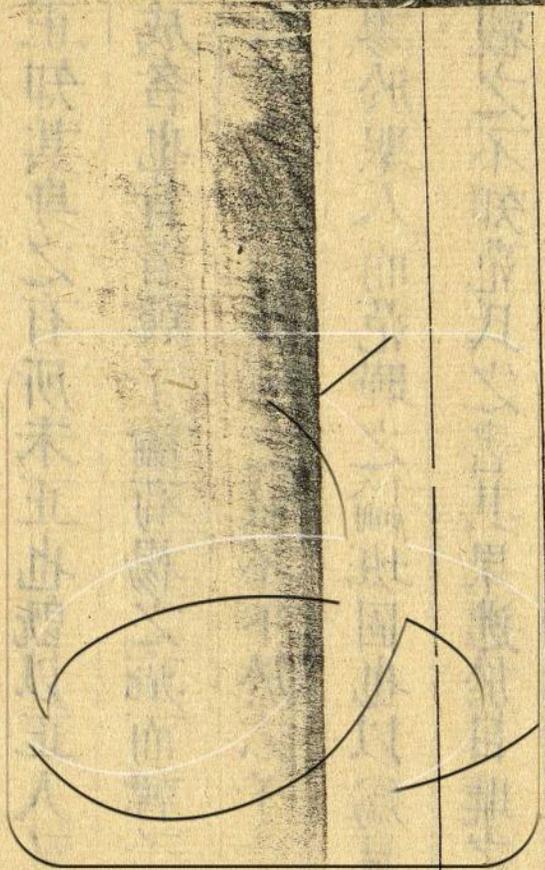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常則天下
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
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
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
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祀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
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
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私試策問第八首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
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
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
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
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
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迷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
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蘇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
 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
 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
 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
 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
 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
 行之數年卒未有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
 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

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敷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率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一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是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

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國學秋試策問第二首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

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
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
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
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
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問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
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
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
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
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
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
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

東坡集卷八
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
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試館職策問第二首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
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
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
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
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
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
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
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試館職策問第三首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
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
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
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
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
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
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
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

東坡集卷八
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
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
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於今四
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
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
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
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
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
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

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
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
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
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
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
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
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
而發焉

省試策問第二首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
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
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
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
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
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
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
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

宰相守法如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試策問第三首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

東坡集卷八
紆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
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
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郵歟則有民
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天元和之世彼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
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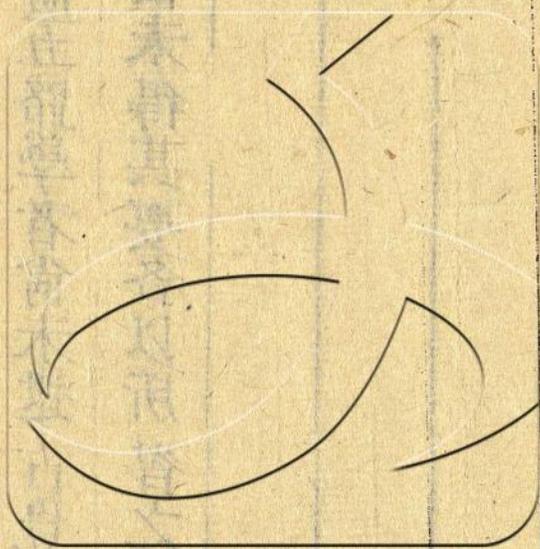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
至兩漢間有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畧如
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
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
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
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
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
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

採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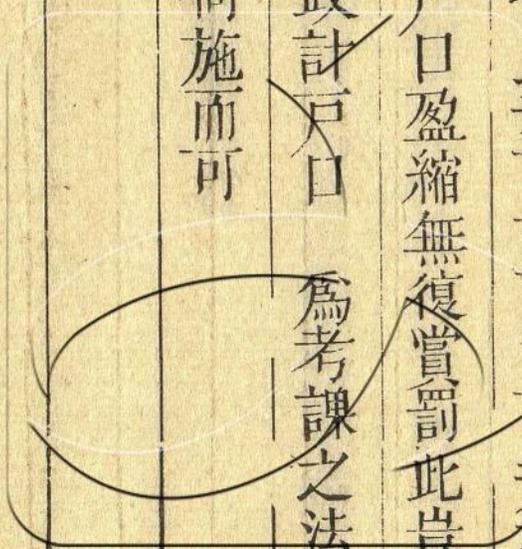
策問六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山西國家承平有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尙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於師者著於篇



策問第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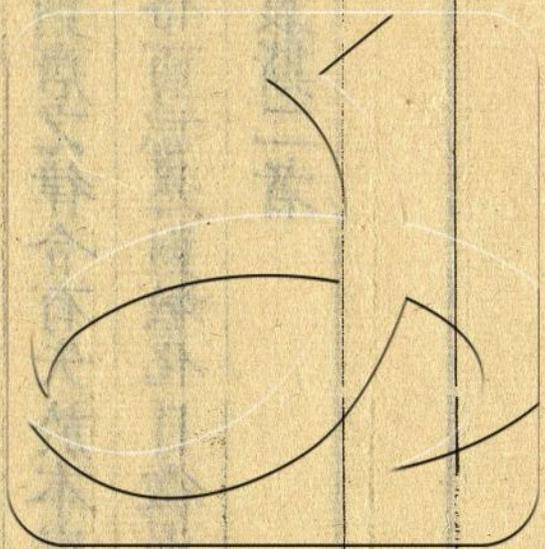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戸口登
 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
 者關不譏也戸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
 義爲農桑之政計戸口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無益有擾
 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
 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囚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
 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
 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
 願聞所以折衷斯二者

策問第三首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
 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囚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
 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
 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
 願聞所以折衷斯二者



策問第四首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既遠咸莖部
 濩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
 之煨燼其記載亡幾又復駁異難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
 出度則律先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
 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鐘為羽
 則聲止於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異其二至於其間雖有制度
 反復可見而先儒說釋又加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
 耶圓極兩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雖

欲淳天下風美天下俗將何以哉

策問第五首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餽餉得蕭相國而攻取以韓信此
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與三傑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
守關爲第一是亦宜矣於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良位乃居六十
四信復不爲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當言戰必勝
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噲酈商灌嬰非次參爲
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消斬劔王吸薛歐蟲達輩非無顯
功於世而先諸公何謂也且書册盟山河金人宜其次功無輕
重差繆乃可以安天下雄傑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

於料耶不然何甚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及文景世諸侯號爲強盛乃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
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釁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
公五百里蓋不啻三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爲閑隙
耶

策問第六首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則亂
矣觀秦漢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於敗亂者有
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距至今去古愈遠幸一旦思復則又懼
牽制泥古之失否則春秋之所譏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
之變爲可也幸究微以要聖人之中

私試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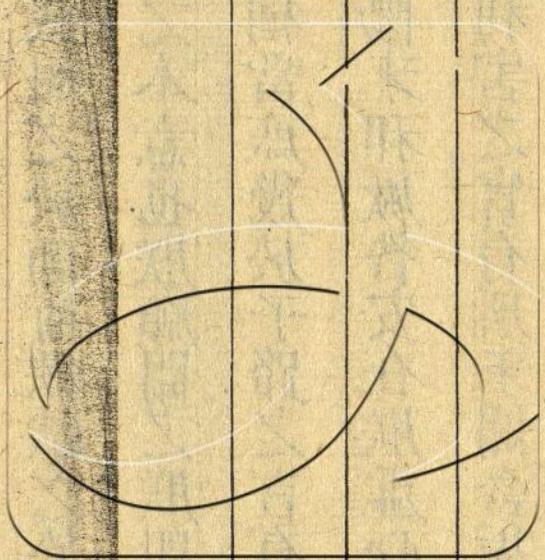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
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猷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
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
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於今三年縱未及
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
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
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羗戎未
敘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

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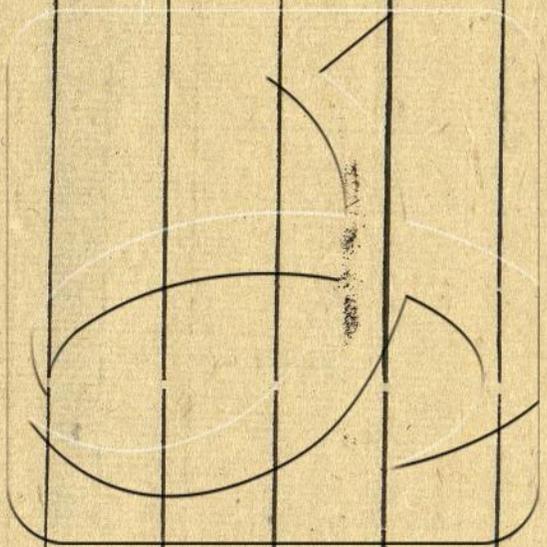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尙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

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楊而西訖於梁雍之間邗淮泗既平而衡漳泮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猷澮導九川潴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畧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
 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
 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
 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
 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
 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
 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

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
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各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
之虛羸尙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
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
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尙未盡出今優其
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
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
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
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
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於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

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騶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之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慚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振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

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
英偉之士所以揜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
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
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
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
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
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
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
後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
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
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

東坡集卷八
不爲也今秦蜀之地以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
柰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
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飢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
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
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
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
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
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
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
之人之過也

